



莎士比亞作品中的 疾病與藥品

傅傳岳

導言

在今年青年節出版的北醫青年第十二期裏，我寫了一篇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醫學人物和理論」。事實上，莎翁作品涉及醫學的，不僅此兩類。這次，我把其餘部分再行整理，分成疾病和藥品兩大項，詳加說明，希望使各位對莎翁時代的醫學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。

雖然本文可以獨立成篇，但是讀者若先了解莎翁生平，莎劇簡介，我的寫作旨趣及資料來源等，對閱讀本文甚有幫助；這些事情，我已在上篇談過，現在不打算重複說明，希望各位把前文取來，互相對照，必有裨益。

這篇文章，比起上次略為專門，尤其是藥品方面的知識，並非醫科課程的範圍，幸有生藥學科的那琦教授和蔡理里講師惠予指導，使我能順利終篇，內心實為感激；當初介紹我看莎劇的陳芳銘同學

畫刊頭，陳崇廉學長也借給我許多書籍，在此一併致謝。但是若有誤謬，乃是我查詢未詳所致，必需由我負責。

引用原文時多以梁實秋教授翻譯，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的「莎士比亞全集」為依據。下筆前，我儘量對照「The Complete Work of Shakespeare, Edited by G. B. Harrison」。為了節省篇幅，譯名和譯文皆不附英文，為了避免混淆，劇本名稱特別用“ ”標出。此外，有些引句後面有星號（*），表示這句話並非莎翁原文，而是從梁教授的註釋中引出來，因為有時引用原文，不易說明的緣故。

疾病

(A) 梅毒與麻瘋

十四行詩是寫給一位男子的，所以有人懷疑莎翁是不是有斷袖之癖（Homosexual）依我看來

大概不致如此。因為莎翁在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裏狠狠咀咒過「發明這種荒謬辦法的人。」這篇呪語非常刻薄，完全以病名為題材，原文如下：「雄性娼妓，發明這種荒謬辦法的人，我願他不斷的生南方的腐爛病、肚腹絞痛、疝氣、感冒、腎結石、中風、癱瘓、眼腫、肝腐爛、哮喘、膀胱化膿、坐骨神經痛、關節炎、無法醫治的骨頭痛，以及永不痊癒的皮膚病！」

其中「坐骨神經痛」被認為是梅毒症狀之一，「南方的腐爛病」指的也是梅毒。莎翁作品中，有關梅毒者近四十處，尤其在呪罵、戲謔或諷刺時最喜歡以此為題。據說，194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，西班牙水手由印地安人感染此病，然後帶回本國。1994年，西班牙和法國爭奪那不勒斯，梅毒由西班牙士兵經過那不勒斯女子傳到法國人身上，法國人再把它推廣到歐洲各地。莎翁所謂「南方的腐爛病」，南方兩字，指的便是那不勒斯。梅毒的別名很多，比如英國人和義大利人叫「法國病」，法國人叫「義大利病」，俄國人叫「波蘭病」，文雅的人叫「維納斯病」等等。莎翁出生前三十年，義大利名醫法拉卡斯多羅（Fracastoro 1483—1553）寫了一首詩，描寫牧豬人西非拉斯（Syphilis）感染梅毒的經過，這首詩風行全歐，西非拉斯（Syphilis）遂成梅毒的通用名稱。但是莎翁從不

用這個字，他常用的是 pox，因為梅毒患者身上會長疹子的緣故。在“亨利第五”裏，他用的是「法國病」，在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用的是「那不勒斯的骨頭痛」（Neapolitan boneache，梁教授譯為楊梅瘡）；“亨利六世上篇”有「文柴斯特的呆頭病」（Winchester Goose）一字，文柴斯特是主教名，泰晤士河南岸娼寮歸此主教管轄，這個字有妓女的意思，也就是暗指梅毒，所以梁教授譯為鼠蹊瘡。另外“波里克里斯”裏，嘲笑別人「膝部彎曲的法國騎士」；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裏「下部潰爛不宜坐硬板凳」（*）；“雅典的提蒙”裏「腐爛處經不起用手去抓」（*）；“惡有惡報”裏「口角生瘡，說話不便」（*），「我決不用過你用過的酒杯」；以及“波里克里斯”“仲夏夜夢”、“錯中錯”裏的「禿頭症」指的都是梅毒。又莎翁常用「French Crown」一字，字面上的解釋為法國金幣，實際上有禿頭症，法國病的意思，“惡有惡報”第一幕便有一個例子。

梅毒由傳染而來，時人已經了解，但是，由“雅典的提蒙”我們可以知道，當時仍有「患梅毒者以接吻傳染別人，本人便可霍然而癒」之類的迷信。治療方面，蒸汽浴，斷食甚為普遍，讀過“惡有惡報”“辛伯林”“雅典的提蒙”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便能了解。“亨利四世上篇”和“惡有惡



圖一：瘡創木治梅毒

報”還有「煮乾梅可以防治梅毒」一說，據說妓館裏常備此物，供尋歡客隨時取用，所以煮乾梅成爲妓館的標幟。

依照醫學史的記載，當時對梅毒有兩種主要的藥品，一是水銀，一是癒創木（Guaiacum），雖然莎翁不曾提到這兩種藥品，但是我們頗有認識的必要，因爲它們和蒸汽浴配合，是當時標準的梅毒治療法。水銀的使用，否定了葛倫僅以植物當藥的原則，可以說是化學治療（Chemotherapy）的前導。癒創木是一種產於美洲的木材，切成薄片、煮成湯汁，雖然效果可疑，時人却視爲奇藥，因爲當時有「到疾病發源地找治病藥品」的說法，以美洲的癒創木治療美洲的梅毒，再恰當不過了。

通常，醫師以灼熱的水銀藥膏塗在膿疱上，然後把病人推入一個寫有「一時愉快，受苦萬分」的爐子，身上蓋著毛巾，爐外燒著柴火，讓病人不斷流汗，只許他吃少量食物，三十天後把病人抬出來，長期飲用癒創木湯汁，有時病情轉劇，則煮沸水銀，讓病人吸入水銀蒸汽。許多病人在爐子裏體力不支而死，還有許多因水銀中毒而死，那些僥倖逃過煎熬的，經過長期修養後，偶有復原；但是大部分都沒有金錢，體力或勇氣來完成這種治療。

有人認爲，梅毒並非源於美洲，而是古已有之的疾病，只是因爲它很像麻瘋，被人混爲一談，十六世紀才鑑別出來，成爲一種新的疾病罷了。莎翁作品提到麻瘋的，有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，“雅典的提蒙”，“亨利五世”和“安東尼奧克利歐佩脫拉”四處。前兩處麻瘋和梅毒並舉，“亨利五世”裏麻瘋用蒸汽浴治療，可見梅毒和麻瘋，在時人眼中頗爲類似。不過，麻瘋病人多半貧苦低賤，梅毒病人則富貴風流，所以患了梅毒可以「文明病

」自嘲，患了麻瘋病就被人唾棄了。中世紀時麻瘋病人被迫穿著醒目的衣服，手上拿著嘎啦嘎啦作響的木片，警告別人不要接近；他們被趕出城外，流浪乞討，終至飢寒而死；莎翁戲劇稱麻瘋病人爲Lazar，這個字就有乞丐的意思。教會首先設立救濟院收容他們，“亨利五世”中說「國王要從教會剝奪財產，其中部分用來建立救濟院，救濟麻瘋患者，衰老的人和貧苦無依不能勞動的人。」可見莎翁時代連政府都參予救濟工作了。古代的醫師，有時在家裏看門診，有時到病人家出診，很少設病床讓人住院，莎翁作品裏只提過一次醫院，就是在“亨利第五”講麻瘋病的時候。不過，當時所謂醫院，實際上是貧民收容所，只有活著進去，很少活著出來；近代醫院制度的建立，是很久以後的事。

（B）瘧疾、瘟疫和癩瘡

“仲夏夜夢”有「疾病是傳染的」一語，“哈姆雷特”也說「人在朝露未乾的青春，最易感受傳染的惡疾。」可見當時已有「傳染病」的概念。梅毒、麻瘋、瘟疫都是當時所畏懼的傳染病，但是，他們不知道細菌的存在；烏鴉、彗星、貓、狗、甚至猶太人都被認爲是傳染的病原，偏偏老鼠不曾被懷疑，每當瘟疫流行時，人們忙著捕殺狗貓，結果老鼠繁殖更快，瘟疫也就更加蔓延。莎翁三十歲時，倫敦發生嚴重的瘟疫，死了兩萬人；四十歲時又發生一次，死了三萬人；1665年，倫敦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瘟疫，不過當時莎翁已經死了四十年之久；這些瘟疫，消滅倫敦一半的人口。

醫師對瘟疫束手無策，他們建議政府，依照兩千年前，希波克拉底斯的方法，在街道燃燒火炬，藉以消除污穢的空氣；他們拿瀉藥給病人吃，想讓「腐敗的體液」排泄出來；有時他們把疹子切開，用火來燒；更妙的想法是「以毒攻毒」，叫病人空著肚子，一連數小時站在廁所，吸飽穢氣，希望能毒死病原；事實證明，一切的方法都是枉然。每天晚上，搬運屍體的工人沿街叫喊：「把你們房子裏的死人拿出來。」用馬車運到郊外的亂葬崗草草掩埋，有時工人偷懶，把屍體拋到河裏，下游的人搖起河水，照喝不誤。唯一合理的措施是隔離。來自疫區的貨品被拋棄，通往疫區的道路被封鎖，來自疫區的人民被阻擋，病人的衣物被燒毀，患病者之家，門窗悉予釘鎖釘鎖，門前立著紅十字架，大書「上帝可憐我們」。有時連附近飛的鳥也被打下來，“空愛一場”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都提到這些事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裏，維洛那城的瘟疫，可



圖二：流浪乞討的麻瘋病人

以算是促成悲劇的一大原因。詳見第五幕第二景。

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，“考利歐雷諾斯”和“安東尼與克利歐佩脫拉”都是提到「出斑疹的紅色瘟疫」，後世醫家推測，這種傳染病大概是斑疹傷寒——立克次體引起的傳染病之一。



圖三：中世紀的瘟疫

瘧疾，古希臘的醫師已經注意到這個發冷發熱的疾病；在莎翁劇本裏，它也經常出現。“西撒”第一幕，提起西撒曾在西班牙患過瘧疾，“維諾斯與阿都尼斯”提到「令人虛弱的瘧疾」，“亨利五世”還提出「每日瘧」、「隔日瘧」等名詞。當時不知道瘧疾是蚊子所傳染的，所以“亨利四世上篇”有「三月陽光漸暖，而東風抖峭，人易患瘧」（*）的說法。又因奎寧是莎翁死後才廣泛應用的藥品，所以先用瀉藥使「腐敗的體液」排出，然後再用強壯劑補充營養，成為當時醫師普遍採用的瘧疾治療法。（有關體液的記敘，請看北醫青年十二期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醫學人物與理論」。）

瘰癧—頸部淋巴腺結核，常破潰於皮膚，是莎翁時代著名的疾病。“馬克白”第四幕第三景說：「英格蘭王能以撫摸治瘰癧。」這種「奇蹟治療法」當時極為盛行。當時的國王詹姆斯一世是位「君權神授」信仰者，很喜歡表演這種奇蹟。病人跪在他面前，他一邊念「我撫摸你而上帝治你」，一邊把金幣掛在病人頸上。這種治法，有時也能奏效，

依現代醫學的眼光，大概是自然痊癒或心理因素協助病人復原。當然，沒有病而想混進去領一塊金幣的大有人在，所以事前需由御醫檢查一番。詹姆斯二世比他祖父更熱衷於這種表演，據說他摸過十萬個子民。

兩位著名的角色—西撒和奧塞羅，有癲癇的毛病。西撒曾倒在市場上，口吐白沫不能言語。奧塞羅聽到自己被戴綠帽子時也發作了一次。

“威尼斯商人”裏有一個奇特的病例：「有些人一聽風笛哼唧的聲音，就忍不住要小便。」可能這些人小便時，常遇到別人吹風笛，久而久之，造成「條件反射」（Conditioned Reflex）的後果。

有些人認為哈姆雷特有奧底伯斯情意綜（Oedipus Complex），未免遷強附會，我們不加討論。而“馬克白”一劇，在精神病的描寫上非常生動，確實有鄭重推薦的必要。馬克白受了妻子的慫恿，弑君篡位，夫婦兩人合力把國王的屍體搬走，然後他們又派人殺了大將班珂。犯下這些滔天罪行，他們心理上自覺不安，第三幕第四景馬克白看到班珂的鬼魂坐在位子上，搖晃著帶血的頭髮；第五幕第一景御醫發現馬克白夫人深夜起床走動，不斷地搓手達一刻之久，口裏喃喃地念著：「這裏還有個斑點」，「這裏還有血腥氣」，「這兩隻手永遠洗不乾淨」，御醫最初嚇得魂不附體，定下心後才說：「非常的行為才產生非常的苦惱，犯罪的心會把秘密吐露給疊的枕，他需要牧師比需要醫師還多些。……挪去一切她足以傷害自己的東西，要時時地看著她。」以現代精神分析的眼光來看，馬克白夫婦潛意識裏有犯罪感，所以產生幻覺、夢遊、強迫動作等症狀。莎翁時代沒有心理學，對異常的行為，平常人都以魔鬼附身來解釋，莎翁却描寫地如此深刻精闢，難怪許多現代心理醫師，對這齣戲特別推崇。

讀遍莎翁作品，除了“波里克里斯”裏，曾說「醫師醫術高明，行善不倦，可以得到一種滿足，勝過追求不可靠的榮華富貴。」算是對醫學的恭維外，再找不到一句話讚美醫學了。倒是醫師不能治好心理疾病，莎翁很不滿意，在“馬克白”最後一幕，莎翁借著下面一段話，很嚴厲的批評醫學：御醫對馬克白說：「她（指馬克白夫人）的精神錯亂，以致象叢生，不得安寧。」

馬克白：「就醫治她這個毛病吧！你不能診治

一個患病的心靈，從記憶中拔出根深蒂固的憂愁，拭去腦筋上寫著的痛苦，用些甜美忘憂的藥洗淨那鬱結在她胸間的危險東西麼？」

御醫：「這是要她自己設法治療的了。」

馬克白：「把醫術擲給狗吧；我不要它。」

最後這句「把醫術擲給狗吧」，就是莎翁對「醫師醫病不醫心」的評價。

有關犯罪的描寫，以“亨利六世中篇”，記載格勞斯特公爵被窒息後，瓦利克伯爵驗屍的一段，最具法醫學的味道。瓦利克說：「我常看見善終的人，臉上灰暗、削瘦、蒼白、沒有血色……但是看他的臉是黑的，而且淤著血，他的眼珠比生時為突出，像是一個被扼殺的人怒目而視，他的頭髮豎立著，鼻孔因掙扎而擴大；他的兩手外伸，好像是一個人為了求生而拉拉扯扯，終被暴力所制。看看被單，你看，上面黏著他的頭髮，他的整齊的鬚鬚弄得零亂不堪，像是被風雨拉倒了的夏日的麥穀，他必是在此被人謀害。」

“暴風雨”裏說：「有些山上的居民，像牛似的在脖子底下懸著肉袋。」梁教授註為「頸腺腫，氣瘰癧，瑞士山地居民多患之」；以我們熟悉的字眼來說，就是「甲狀腺腫」，山地居民不吃海產，碘缺乏所致。

其他疾病的描寫，都很零碎。“皆大歡喜”裏，法國國王患了癩管；“亨利四世”上篇提到氣喘，下篇提到國王中風而死；“考利歐雷諾斯”提到壞疽；“威尼斯商人”提到黃胆；“哈姆雷特”提到凍瘡；“惡有惡報”提到痛風、風濕和濕疹；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提到痛風，瞎眼和咳嗽；“李爾王”提到癩、毒疹和凸癱，還有“無事自擾”裏有肺癆，其原文為 *in consumption* 即結核病的俗稱。在“波里克里斯”裏有貧血，其原文為 *green sickness*，是一種常犯青春期女子的貧血，因為月經流血失去鐵質所致，又稱萎黃病 *chlorosis*，俗稱處女病 *disease of virgins*。

有關動物的疾病，“馴悍婦”第三幕第二景有一段記載，男主角皮圖秋的马被描寫成：「一癩一拐，套著一副老的虫蛙的鞍子和兩隻形狀不同的鍍子；此外，頸下發腫，鼻孔裏流黑水，上顎發腫，渾身長小疱，腿距上長瘤，後腿關節炎，又害著黃胆病，無法治療的耳根腫，十分嚴重的暈倒症，肚子裏有寄生蟲，脊椎塌陷，肩膀脫臼，前腿向內彎曲。」莎翁想像力之豐富，對話之幽默傳神，可見一斑。

藥品

(A) 奇藥

莎翁提到的藥品，有些是配合劇情需要，想像出來，不能以醫學解釋。比如“辛伯林”內，考尼利阿斯給伊慕貞服用的藥，「服下後立即停止生活機能，但在短期內身體機能即可恢復作用。」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內，勞倫斯修道士交給茱麗葉的藥也是一樣，「喝下去後脈搏和呼吸停止，臉頰灰白，眼臉下垂，身體僵硬冰冷，四十二小時後才能甦醒過來。」返老還童的藥品和點石成金的秘方，是古代鍊丹家（*alchemist*）夢寐以求的目標，莎翁把死而復甦的藥品加入劇情，只是當時鍊丹家思想的反映，沒有醫學意義。

“仲夏夜夢”裏，仙后把一種汁漿點在睡覺的人眼皮上，使他睜開眼後瘋狂地愛上他所看見的第一個人；這種汁漿，是由「三色堇」的花裏提出，據說三色堇曾被愛神鳩彼德的箭所誤射：所以有此神效。事實上，三色堇（*pansy*）是紫羅蘭的一種，花中含有類似吐根鹼（*emetine*）的成份叫堇菜鹼（*violin*），沒有莎翁所說的催情作用。

“波里克里斯”內，戴伊薩在船上生產而死，水手把她拋入海裏，沖上塞利蒙醫師的國度，塞利蒙看她「臉色新鮮，昏迷不會在五小時以上」，斷定她「太匆促地被丟在海裏」，用藥把她救活了。這種起死回生的藥是什麼？莎翁沒說。如果她尚未完全死去，塞利蒙用強心劑之類的藥品使她甦醒是有可能的。

“皆大歡喜”的女主角海倫娜，她的父親是位醫師，臨終前教她幾種藥方，剛好法國國王得了癩管，她使用藥把國王治好了。癩管多半是發炎所致，目前可用抗生素治療，當時雖被視為絕症，或許少數人會治也說不定，海倫娜的奇蹟不能說絕對不可能，問題是她用什麼藥，莎翁沒詳細說明，所以我們不敢確定。

(B) 毒藥

羅密歐喝下毒藥而死，莎翁筆下的約翰王也是被下毒而死（正史上沒有這樣記載），克利斯歐佩特拉讓毒蛇咬手而自殺，這都是莎劇中中毒的例子。但是毒藥發生最大作用的，還推“哈姆雷特”；五個人在這齣戲裏被毒藥所害死。其中兩個被丹麥王克勞底阿斯（*Claudius*）毒死，三個被賴爾蒂斯（*Laertes*）塗在劍上的毒藥殺死。

克勞底阿斯用毒藥謀殺他的哥哥—丹麥故王，



圖四：傳統中的曼陀羅

亦即哈姆雷特的父親，然後登基為王，並且娶了哈姆雷特的母親，亦即故王的王后。故王的鬼魂對哈姆雷特說：「我在園裏午睡的時候，你的叔叔（指克勞底阿斯）偷偷地走來，拿著一瓶可恨的毒汁，把這毒汁倒在我的耳朵裏，這毒藥極不利人的血液，如水銀一般極快的侵入周身血管的門徑，新鮮的清血猛然就像牛乳滴了醋酸一般的凝凍起來，這毒藥就這樣的凝住了我的血，我的身體立刻遍發疹泡，像是生癩一般，渾身是齷齪的斑疤，於是在睡中就這樣被我親兄弟的手抓去了我的生命，我的王冕，我的王后。」這種由耳內灌入的毒藥，據說是「午夜採來的毒草所熬成的漿，被惡魔三次咒萎三次傳瘟的臭湯藥。」有人說這種毒草就是莨菪，莨菪的主要成分是阿托平（*atropine*），中毒時皮膚會紅腫，但血液不會凝固，也不曾聽說由耳內灌入；我們寧可認為這種毒藥是莎翁加強戲劇效果而想像出來的。克勞底阿斯後來在酒裏放了一些自己調製的毒藥，本來想害死哈姆雷特，結果把王后毒死。

賴爾蒂斯是哈姆雷特情人一奧菲里的的哥哥，受克勞底阿斯慫恿與哈姆雷特決鬥。他「從一個江湖郎中買了一點藥油，非常強烈，只消把刀在藥裏一浸，輕輕劃傷皮膚，必死無疑。」決鬥時，哈姆雷特被刺中，但是他奪了這把刀，把賴爾蒂斯和丹麥王各刺一刀，結果三人都因毒藥發作而死，這便是大悲劇的結局。

(C) 藥用植物

莎翁劇本裏，出現了十多種藥用植物，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曼陀羅（*mandrake*）。四千年前巴比倫人已經有使用曼陀羅的記載；我國華陀開刀前用「麻沸散」使人麻醉，據說「麻沸散」的主要成分便是曼陀羅。莎翁時代的文學作品裏，它以一種神秘的色彩出現。因為這種植物的根部分又成人腿形，被認為是上等的壯陽藥，“亨利四世”下篇，梁教授把它譯為「人參」，人參和曼陀羅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植物，但是用人參來比喻當時歐洲人對曼陀羅的看法，非常恰當。傳說這種植物叢生於絞架下，吸收死者的厲氣而生長，人們把它拔出時，往往尖聲厲叫，聞者發狂致死，所以採曼陀羅時，將繩子的一端繫在草上，另一端繫在狗身上，讓狗來拔它。“亨利六世中篇”用曼陀羅的呻吟來比喻兇猛的咒罵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又用來形容悽厲的叫喊，都是由此傳說而來。近代的研究知道曼陀羅含有阿托平的成分，誤食後會發生阿托平中毒，除

了發燒，疼痛，昏迷，瞳孔放大之外，有時會有奔跑，撕衣服，認為別人要傷害他等等類似精神病的症狀。大概古代有人吃了以後發狂致死，民衆便把種種傳說附會其上，本省南部至今仍稱這種植物為「瘋鬼草」，也不外這個原因。

“奧塞羅”裏，提到曼陀羅和罌粟為催眠的藥汁，我們知道曼陀羅內的阿托平和罌粟內的嗎啡，使用時份量恰當，確實有催眠，麻醉的效果。

中世紀的醫師喜歡用瀉藥，所以莎翁劇本中瀉藥經常出現，“馬克白”中的大黃（*rhubarb*），番瀉（*senna*，梁教授譯為桂皮，大概是因為番瀉和桃皮的俗名都是 *casia* 所致，桂皮實際上是一種健胃藥）都屬於刺激腸壁蠕動的瀉藥，它們在中藥裏也很著名。還有“奧塞羅”中的 *colocynth*，梁教授翻為苦瓜，這是一種葫蘆科的植物，它的果實味苦，可當瀉藥，素有苦西瓜、藥西瓜之稱。

“亨利四世下篇”說吃蘋果太多，肚子積氣，必需吃些加有葛縷子（*caraway*，又稱香早芹菜子）的糕餅來化氣。葛縷子的種子有異香，可以用來調味，也可以當驅風劑。

本省婦女斷奶時，有的在乳頭上點墨汁使嬰兒害怕不吸乳，有的在乳頭上擦萬金油，讓嬰兒受刺激而不再吸乳。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中，乳母回憶她替茱麗葉斷奶時，在乳頭上塗苦艾（*wormwood*）苦艾學名為 *Artemisia absinthium*，葉子裏含有一種叫苦艾腦（*absinthol*）的揮化性成分，有刺激味，在斷奶時可用來刺激嬰兒。又苦艾葉可以抽出苦艾苷（*absinthin*），西方人目前仍用來釀造非常刺激性的酒。我國有名的艾草學名為 *A-*

artemisia vulgaris，和西洋的苦艾同屬不同種。

迷迭香 (rosemary) 是一種原產於地中海附近的植物，葉子含有揮發性的成分，可當刺激劑，在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和“哈姆雷特”被用來當做情愛的象徵。

篇蓄草 (knot grass) 在中藥據說能驅蟲，治黃胆，“仲夏夜夢”却說它妨害小孩發育。近代的研究發現篇蓄草含有一種蒽 (anthracene) 的衍生物，某些蒽的衍生物是著名的起癌物質，但是這樣說並不意謂篇蓄草含有起癌的成分。

車前草 (plantaine) 在中藥用來利尿，鎮咳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和“空愛一場”則說它的葉子可以當擦傷時的膏藥，據說愛爾蘭人至今仍用這種祖傳秘方。

薑在我國常用來治風寒感冒，“第十二夜”裏却認為是春藥，大概是因為它有刺激性的關係；在“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”裏，鴿子也被視為春藥，甚為奇怪。

“亨利四世上篇”，一辨士一根的糖棍被用來治氣喘，依照現代的理論，糖漿可祛痰止咳，古人做的蠻有道理。

“哈姆雷特”裏，一連提起紫羅蘭、延命菊、茴香、櫻斗花和芸香等植物。其中芸香 (rue ，學名 *Ruta graveolens*) 可當灌腸劑、茴香 (fenne ，學名 *Foeniculum vulgare*) 又名蕪香可當胃腸藥，延命菊 (daisy ，學名 *Bellis perennis*) 可當內用止血劑，都是藥用植物。

附話

莎劇原文有許多韻文的部分，譯成中文後，韻律消失殆盡；這就是為什麼有些節奏優美的對話，英文很受推崇，中文却不被欣賞的主因。這不是翻譯好壞的問題，而是中英語文相差太大，誰都無法克服的困難。中譯本較容易被接受的，大都以內容生動，情節緊湊和對話風趣取勝；反之，雙關語和文字遊戲則為欣賞時的最大阻礙，這是閱讀莎劇中譯本之前，必需先了解的。

至於從那幾齣戲開始讀起，這是個不易確定的問題。過去有許多人寫文章表示他們的意見，但是他們都以英文原文為準，而且他們的對象是英國人、美國人或英文系的學生，對我們不甚適合。現在，我想就梁實秋的譯本介紹幾齣適合入門的戲。

“奧塞羅”，“李爾王”，“哈姆雷特”，

“西撒”，“馬克白”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都是著名的悲劇。其中“奧塞羅”是莎翁全部作品中，最富戲劇性，編製得最緊湊的一本；依阿高的陰謀詭計，奧塞羅的愛恨與嫉妒，以及令人無法逃避的黑暗命運，都是劇中扣人心弦的情節，讀者莫不屏息靜氣以待其最後之結局，中譯本裏，這些特點完全保留，值得推薦。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是個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，那些幾分俏皮的情話，後世不知有多少男女於山盟海誓之時，反覆引用，真是嘉惠後世的一齣好戲。至於“李爾王”和“哈姆雷特”，較為冗長，雖富於哲理的意味。

“仲夏夜夢”，“威尼斯商人”，“馴悍婦”，“如願”和“錯中錯”，這幾齣喜劇的中譯本都很精彩。其中，“威尼斯商人”描寫著名的「一磅肉」的故事，近代有人從戲裏發現莎翁憐憫猶太民族的人道精神，值得一讀。“錯中錯”不算很出名的戲，但是在中譯本裏，相當傑出；荒唐的故事，丑角般的對話，讀者莫不發笑，對初讀者甚為適宜。“馴悍婦”，“如願”和“仲夏夜夢”同樣地有歡悅的氣氛和機智的對話，讀起來輕鬆愉快。

所謂歷史劇乃是以英國正史上的七個國王為主題所寫出的十個劇本。李爾王是英國傳說中的人物，西撒則不是英國人，所以都列為悲劇，不算歷史劇。讀歷史劇有助於我們對英國歷史的了解，但是讀起來非常吃力。

“西撒”，“馴悍婦”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近年都曾改編為電影，也都在台灣演過。每年五月，文化學院在國立藝術館舉辦「華岡劇展」，演的多半是莎翁名劇；幾年來，已經演過“西撒”，“奧塞羅”，“李爾王”和“威尼斯商人”，今年演的是“哈姆雷特”，頗受好評。如果能把電影，話劇和劇本相對照，欣賞時更覺深刻，閱讀時也愈覺有味；莎翁的戲不是看一次就算了，它是經得起一看再看的，也惟有反覆欣賞，才能完全體會它的意義。另外，莎劇被許多藝術家做為題材，像孟德爾松 (Mendelssohn) 的「仲夏夜夢」、 Verdi 的「奧塞羅」和「李爾王」，後者是依照莎翁的“溫莎的風流婦人”改編而成，還有柴可夫斯基，古諾 (Gounod) 和白遼士 (Berlioz) 的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，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欣賞莎翁作品。

本校圖書館有莎劇的英文本和中譯本，耕莘文教院圖書館有關莎翁的藏書非常豐富，這都是本校同學所能利用的。